

尋找綠葉的位置

XUNZHAOLUYEDEWEIZHI



XUNZHAOLUYEDEWEIZHI

李緒茂 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寻找绿叶的位置

李绪茂 著

(闽)新登字50号

寻找绿叶的位置

李绪茂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8.25张 2插页 172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ISBN7—80534—564—3

I·465 定价: 4.20元

自序

说实话，我原先对杂文谈不上什么兴趣，然而后来我居然也写了杂文，而且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有的还被省、市有关部门评为好作品。于是，我的一些好友便鼓励我出一本杂文集子。

我之所以写杂文，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几年来我主要做编辑工作，下乡机会极少，要写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缺乏素材，而写杂文却无须太多材料；二是杂文为社会所普遍重视，各家报刊都设有杂文栏目，用稿多，加之读者对这种几百字到一千字左右的“花边文学”颇有好感，这就促成我加入了杂文的写作队伍。省杂文协会成立时，我被列为首批会员；由省杂文协会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百人百篇集》，把我写的《假如崔部长没有来……》收进书里。《福州晚报》创刊十周年时，同福州市杂文协会合编出版的《榕荫拾翠》，也收进了我的《胡亚雷斯的一句话》一文。

对于杂文，我虽然喜欢了，但对它仍然很陌生。如何真正懂得杂文，写好杂文，我与之相距甚远。然而，我想，着意耕耘，自有收获。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这个距离是会缩短的。

1993年2月

目 录

自序.....	(1)
假如崔部长没有来.....	(1)
大家都给一点爱.....	(3)
寻找绿叶的位置.....	(5)
刮目看“山里人”.....	(7)
谏客谈起一件事.....	(9)
“油水”与“汗水”.....	(11)
赵伯明的“冷热”观.....	(13)
想想市委书记女儿的话.....	(15)
表率·威信·发言权.....	(17)
说“人情”.....	(19)
析“怨”.....	(21)
让孩子上学去.....	(23)
青年人的渴望.....	(25)
胡亚雷斯的一句话.....	(27)
也说“比”.....	(29)
“推”病应该治一治.....	(31)
说奉承话和听奉承话.....	(33)
成事不在年高.....	(34)
两次掌声的含义.....	(36)
“机器”与“零件”.....	(38)
“理解”的学问.....	(40)

重其才能 用其所长·····	(42)
“中心”、“核心”一议·····	(44)
“让位”与“不越位”·····	(46)
在“柔和”的背后·····	(48)
领导何须都上主席台·····	(50)
不要“国家罚国家”·····	(52)
要多一点奉献精神·····	(53)
干部的胸怀·····	(55)
话说“福利产品”·····	(57)
从一开始就抓紧·····	(59)
有功则以身后之·····	(61)
“班子”的作用·····	(63)
今天和明天·····	(75)
只因有了“天线”·····	(67)
询诸人与知人·····	(69)
牛天举之举·····	(71)
引人深思的“百分比”·····	(73)
高考落榜不落理想之帆·····	(75)
立雪求师想杨时·····	(77)
实至而名归·····	(78)
勿以“用之于公”当有理·····	(80)
老师为什么比学生先走·····	(82)
个体户的品格·····	(84)
“捂”乎，“曝”乎？·····	(86)
放鞭炮与拍马屁·····	(88)
假如厂长孙子没入园·····	(90)
重说还须重做·····	(92)

不妨学一学土光“会议律”	(94)
敢于说真话	(95)
明理之后知得失	(98)
从“张飞擂鼓台”归来	(101)
又见梧桐树	(103)
旅游热线的“热”	(106)
要有改革开放意识	(108)
“内循环”与“外循环”	(110)
远见于未萌	(112)
拍板前的思索	(114)
“足踏在地上”	(116)
塑造好第一印象	(118)
“直达快车”何时开?	(120)
该得不取说是非	(122)
牛年和孺子牛精神	(124)
“留得青山在”	(126)
走对一步棋	(128)
话说“放水养鱼”	(130)
认识自己之后	(132)
拜拜, “一日游”	(134)
林知沂说“结婚登记”	(136)
陈鼎的应变意识	(137)
内向·外向	(139)
也该真的“长一智”	(141)
引进之后	(143)
讲好第一句话	(145)

一个“婆婆”管到底·····	(147)
同是回头看·····	(149)
“头重脚轻”弊端多·····	(151)
芳林新叶催陈叶·····	(153)
海的联想·····	(154)
“乐乐膨”之乐·····	(156)
好马也吃回头草·····	(158)
不靠别人靠自己·····	(159)
且勿再筑新“围墙”·····	(161)
这个位置倒得好·····	(162)
不行春风 难得秋雨·····	(164)
筷子、牙杯及其它·····	(167)
路·····	(169)
从太阳巷的繁荣说起·····	(171)
五四路漫笔·····	(173)
酸菜古今谈·····	(175)
在街上看写春联·····	(177)
人困电梯·····	(179)
“正宗”之正·····	(181)
笑着的和板着脸的·····	(183)
“青山绿水”说·····	(185)
花朵、苗圃、责任心·····	(187)
观报刊门市部目录广告·····	(189)
电影晚会也要“优化组合”·····	(191)
说“忙”·····	(193)
见雨中自行车·····	(195)

卖豆腐的男女摊主·····	(197)
导·····	(199)
特色和多样化·····	(201)
大楼下面有小楼·····	(203)
罗星大道的联想·····	(205)
到营业厅走一走好·····	(207)
那个难忘的夏天·····	(209)
挺拔的柠檬桉·····	(213)
列车飞奔·····	(218)
这个白眉毛老头·····	(223)
新认识的共产党员·····	(227)
“红娘”·····	(231)
“开封府”里管街人·····	(233)
深夜火警·····	(235)
岁末，在西湖宾馆·····	(237)
艰难的开拓·····	(240)
峨眉山上坐“滑杆”·····	(243)
闽茶在广东潮阳农村·····	(246)
一张照片的来历·····	(248)
龙宫洞奇观·····	(250)

假如崔部长没有来……

《深圳风采》刊登一篇题为《部长女儿的房子》的通讯，我读后沉思良久。

深圳大鹏贸易公司崔春梅是七十年代毕业的经济系大学生，在公司是副科级干部，一家三人一直住在一间又漏雨又潮湿的铁皮屋里。她曾向公司刘经理反映过多次，刘经理从不去看一下，以公司有困难为由敷衍了事。可是，当崔春梅的父亲调来深圳市委当部长后，这位刘经理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主动登门拜访了春梅，并作一番检讨，告诉春梅，公司已经给她专门买了一套高级房子，要她搬去住。仅几天工夫，刘经理对职工的态度判若两人……。

刘经理之所以突然“关心”起春梅的住房问题，说到底是为了关心他自己的前途和利益。试想，如果崔部长不到深圳工作，刘经理不知崔春梅的“背景”，他会这样做吗？

看人办事，趋炎附势，是刘经理做人的经验，也是历来一些人所信奉的人生哲学。相传苏东坡游莫干山时，因累了到庙里稍息。庙里主事老道见来了个衣着简朴的陌生人，就冷淡地说：“坐！”并对道童喊：“茶！”坐定交谈，老道发现对方口出珠玑，才华横溢，就请客人到厢房叙谈，客气地说：“请坐！”还叫道童：“敬茶！”老道进而打听，知来者是赫赫有名的苏东坡，忙作揖打躬引苏东坡进客厅，连声说：“请上坐！”又令道童：“敬香茶！”苏东坡临走，老道请他题对联。苏东坡毫不推辞，顷刻书就。那对联是：

“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老道阅后，羞愧满面。刘经理的为人处世，与这位老道何等相似！

趋炎附势，为世人所不齿。但是，那些看人办事的势利者，却自以为是。在他们看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要吃香、找靠山”，大抵如此。问题还在于，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对这种人不是批评、抵制，而是欣赏、赞许。一曰他们“听话”，和领导保持“一致”。不错，这种人善于察颜观色，曲意逢迎，你说黑的，他绝不说是白的。有些领导喜欢听太平话，他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使你像雾中观花，不明下情。其实，这样的“一致性”是很有害的。二曰他们“会办事”。不错，那些势利者往往头脑机灵，门路很广，你需要什么，用不着自己开口，他会主动替你去办，包你满意。但是，他办事的“诀窍”，往往是打着领导的旗号去吓唬人，因此，他为领导多办一件事，也就使领导脱离群众增一分。而且，这种“感情投资”最终还是要领导“偿还”的。有的领导同志不就在提干、晋级、住房等方面，满足了“刘经理”们的欲望吗？

为此，要疗救趋炎附势者，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各级领导同志要坚持原则，站在党性立场上，敢于冲破“包围圈”，切不可让那些经常围着你转、希图得到实惠的人捞到什么好处。二是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加强思想修养，自觉抵制这种不正之风。崔春梅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她没有住进刘经理为她安排的那套好房子，而是把它让给公司里一位住房很困难的老职工。春梅此举令刘经理吃惊和失望，却使我们从中看到了党风根本好转大有希望。

（1986年6月9日）

大家都给一点爱

在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屏幕上，多次出现这样的动人镜头：一个泪痕满面的农村姑娘，扑在聂卫平的姐姐怀里，不时地啜泣。聂卫平的姐姐深情地抚摸着姑娘的头发。她俩缘何如此？看过电视节目的人都清楚，那是因为聂卫平的姐姐曾经给这位在他们家当保姆的姑娘以长者的爱：姑娘身患重疾时，聂卫平的姐姐没有一推了之，而是及时把姑娘送往北京医院抢救、治疗，使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人们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向社会发出呼吁：大家都给一点爱。

爱，即对人或事物表现出的很深的感情。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感情，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爱。长者之爱，骨肉之情，同志之谊……这些真情和友爱，往往还是一个人赖以生活、积极向上的一种巨大力量。当然，爱是双方的。倘若光要别人关心爱护自己，而从来不想给予别人任何温暖、任何的爱，那是自私的。维也纳心理学家阿德勒写过一本书，叫《人生的意义》。书上说：“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别人，他的生活必遭受重大的阻碍，并且会给别人带来极大的损害。人类之所以有失败，都来自这种人性。”阿德勒之言是不无道理的。

也许有人会说，时下社会风气不好，提倡大家都给一点爱很有必要，就是做起来难。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不是积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尽我所能，扬正压

邪。如果，许许多多的我、你、他都给他人一点爱，并坚持下去，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就一定会回到人们身旁，回到生活中来。

电视台曾经播放过《郑板桥的故事》系列小品，其中有一集叫《缺衣少食》，说的是一位穷极潦倒的老书生，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见者皆嘲讽这对联是胡诌。在该地当县令的郑板桥看了，却驻足沉思，随后吩咐衙役到自己家里拿一斗白米和几套衣服来。衙役不解，郑板桥解释道：这副对子上联缺“一”，下联缺“十”，暗寓“缺衣少食”，说明这家主人处在吃穿无着的困境。进屋一看，果然有一位屡试不第的老书生在炕上受冻挨饿。郑板桥把自家的粮、衣送给他，还给老先生找个工作，真可谓体贴入微了。清人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处处为劳苦大众着想，把爱给了百姓，难道今天我们活着的人，尤其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不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爱吗？但愿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出现更多的像聂卫平的姐姐这样的人，能有更多的温情，更多的爱。

（1989年2月11日）

寻找绿叶的位置

有道是，红花还须绿叶帮衬。但实际上，当人们兴致勃勃地步入花丛时，往往一个劲赞赏的却只有花的美姿，而把绿叶的地位和作用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一个工厂做出了成绩，“红”起来了。于是乎，厂长的名字和形象便会走马灯似的出现在报端和电视屏幕上，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至于评劳模、受表彰、作报告之类的殊荣，自然亦是厂长的份儿了。厂长成了世人瞩目的“红花”。

那么，“绿叶”呢？一个企业数百、上千名战斗在第一线的职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对国家所作的贡献，怕是谁也不敢否认的。“绿叶”虽没“红花”那么显眼，但他们象征着生命和活力。在福州生活久了的同志，也许还记得，五、六十年代那阵子，我们曾经大力表彰、宣传过不少普通劳动者的模范事迹。比如女营业员杨秀玉，老船员洪乐，青年工人吴登骏，鼓山乡农民郑依姆，等等。这些，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这十年，更是模范辈出，其中有许多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对工作尽心尽责的职工。近日我看了一份材料，说闽东电机厂铸造工人陈永统，每天风雨无阻，坚持提前上班。他说：“工厂就是我的家，工人做工，不动筋骨，会熬出病来。”10年，他干了47年的活。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心声和他的自觉行动。然而，他们只是“绿叶”，不是“红花”。

压根儿谈不上什么“知名度”。据报载，福州市自1982年以来，评选劳模和五一奖章获得者，生产工人比例逐年减少，便是明证。

当然，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要对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一肩挑，担子重，责任大，困难多。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很有开拓精神和经营能力，为振兴福建经济立下汗马功劳，确实有口皆碑。但有些企业的领导者也未必都是如此。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即使很有成绩的厂长，也要正确处理好领导同工人的关系。因为，离开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厂长的工作将无法开展。由此看来，尊重工人、理解工人、关心工人、爱护工人，是义不容辞的了。有句老话叫“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我以为对当今企业家办好企业，仍不失为至理名言。舆论界在宣传上，也应该把工人摆到应有的位置。

（1989年7月7日）

刮目看“山里人”

今年6月份，我参加了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干部进修班。学习期间，班上教师为了让大家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采，除了看电影外，有时还在晚上组织舞会。说实话，我是个“舞盲”，但出于组织纪律观念，还是积极参加当一名观众。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交谊舞跳得特好的，并非来自沿海开放城市的新闻界同仁，而是过去被人们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信息闭塞的山区同志。瞧，《闽西报》记者小林，就跳得有板有眼的，人们不时发出赞声。

《闽北报》专刊部副主任卢元辉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告诉我，现在山区人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是物质生活讲究，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愈来愈强烈。每当夜幕降临，青年人上夜校学技术、学文化的，到卡拉OK厅唱歌、听歌的，进舞厅跳舞的……完全不是先前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的“田园生活”方式了。

由此我想了很多很多。改革开放，沿海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变化巨大，自然是不用说。然而，更令我感奋的，是“山里人”的变化。六十年代初，我曾到闽西搞社教，后来也常常到闽北、闽西一带采访、写作，当时只知道那里有的人喜欢唱山歌，却未闻“山里人”也爱跳舞。如今，山区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业余文化娱乐也跟了上来。这说明，“山里人”的观念变了，思维方式和生活情趣变了，

我们长期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同志，对“山里人”的看法也要改变。基于这个认识，像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向来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部门有时也无妨组织一些同志，到“山里”参观参观他们的文化生活，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我想也未始不是个好办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

（1992年8月）